

鲁迅言论选辑

安徽师范大学 鲁迅研究组 编
图书馆

一九七六年六月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一、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	(1)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	(3)
三、支持新生事物·····	(21)
四、坚持革新，反对复辟倒退·····	(32)
五、批判孔孟之道·····	(47)
六、反对投降派·····	(59)
七、反对折衷主义、谣言和诡辩·····	(74)
八、批判旧教育·····	(87)
九、文艺改革·····	(100)
十、批判天才史观·····	(113)
十一、改造世界观，做彻底革命派·····	(116)
编后记·····	(134)

一、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致中共中央电》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转引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解放区《新华日报》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你们（指托洛斯基派。——编者）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干净的地方去。

《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三页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

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全集》第六卷 第九二页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全集》第四卷 第三四八页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六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

……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五一页

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坟·灯下漫笔》（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三一五页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 n 。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 n 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

还是“下等”的一般。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求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而已集·文学和出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四一八页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九五页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

《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〇〇页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

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四页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四页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六页

这革命恐怕对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对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二三页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痼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

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二八页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三六页

……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〇六页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超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

《南腔北调集·谚语》（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一五页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

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准风月谈·喝茶》（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二四七页

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

《准风月谈·踢》（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九七页

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

《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四八页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

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准风月谈·前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五五页

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花边文学·过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三五八——三五九页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致姚克》（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鲁迅全集》第十卷第一七九页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五页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二一〇页

……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六〇页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四二页

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利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三五九页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

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

《华盖集·我的“籍”和“系”》（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鲁迅全集》第三卷第六五页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九〇页

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九三页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华盖集续编·“死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九一页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

《华盖集续编·“死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九二页

政治家（指“维持现状”的，即反动的政治家。——编者）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鲁迅全集》第七卷第一〇七页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三四二——三四三页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般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六七页

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此处引文是反动文人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话。——编者），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二页

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九三〇年）《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六五页

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二——一三页

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

打得你死我活，好象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七六页

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二一五页

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三）》（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二三九页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三页

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七页